

# 又见南山

沈潇潇

南山，是各地最为常见的山名。最著名的南山莫过于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南山了。在许多人心目中，那座开门抬头就见到的南山，是难以忘怀的家山，是故乡的代名词。大概是出自这样的心绪吧，这座奉化城南的南山，明代以后又被称为奉化山，这种爱屋及乌式地以县名山恰恰流露出奉化人对南山的钟爱。

对一座山的重返，是对已逝风物的追溯。记得初次踏入南山东麓山谷，踩上的是一条古风犹存的石板古道，石板呈不规则形，大的有一二平方米，小的也就几个巴掌大小，却镶嵌得严丝密缝，纹路如同龟背，往上通向沿线石宕。越往上，石宕越精彩，其中最上面三个如经鬼斧神工，石壁笔立，光滑如砥，互相拱卫，峭壁下潭水如镜，倒映树影游云。当年采石后的残山剩水，经时光治愈已成美丽风景。它固然比不上龙游石宕的宏大，但自有其一份别致和幽雅，数次到访仍让我流连忘返。民间有石宕开凿于唐宋时代的不确传说，但虽地方文献中没有相关记载。倒是元代“至正十年三月，南山石开，其大者有山川人物、禽鸟草木之文”，被当作祥瑞载入了《元史》。我不禁联想：这会不会是采石引起的山体变动呢？若是，那石宕至少在元代就已开凿。

让我颇感失落的是，曾经古意盎然的龟背石板古道竟成已逝

风物——只有尾端原本窄小的一小段路面还断断续续可辨当年模样，其余均已改成沙石路面。石板古道本与石宕浑然一体，其主要功能不是供人行走，而是往下运送石板的溜道，所以路面没有常见山道的台阶，也没有稍大的弯道。给采下的硕大沉重的石板绑上毛竹筒，扛上古道，利用毛竹与石板古道之间较小的摩擦系数和斜坡路面重力向下的惯性，石板就可被牵引着溜到山下，大大节省了劳动力。古道洋溢着古人的智慧，若完整保留，便是当年南山采石作业特有生产方式的实物见证。我到过许多古代采石后形成的石窟，其中包括宁波两大著名石材——梅园石和小溪石的采石遗迹现场，但像奉化南山这样的溜道却不曾见到过。这次上南山，见上面几个石窟依然完好，但少了古石板溜道，在我眼里已是不完整的风物了。

看完石宕，在山顶又见挺拔的七层石塔，这就是正名因峰而名的瑞峰塔，奉化人通常称南山塔。塔与南山同建于唐咸通年间(860—874)，与今宁波市中山路上刻意保留的塔寺塔同制。南宋官至吏部尚书、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的楼钥在南山寺碑记中曾写道：“唐咸通间，开山上人杯渡天台，锡飞剡水……崑崙嵯峨，崎岖崑崙。”对“开山上人”，清邑人董剑铎在《南山寺中兴碑记》中的说辞就清通直白了：“咸通初，有行脚僧来自天台，剪茅辟址，筑塔镇龙，人因号降龙祖师，遂为开山之祖。”原来当年这座塔是为镇龙治县溪之水而建。清光绪《奉化县志》载“奉化山西即白龙潭……相传有神物宅焉”，又

载山上龙王祠“以祷雨有应祠之”。这种矛盾的说法，我想应是出自古人对龙既惧又敬的微妙心理吧。

楼钥是鄞人，所著《攻媿集》入选《四库全书》，是宁波古代文学长廊里的一位重量级人物，他为什么要为小小的奉化南山寺作记呢？原来他的根在奉化。楼钥一家在其祖父时为了便于应考而由奉化迁居庆元府西湖(今宁波月湖)边。其祖父即北宋著名教育家楼郁，学者称其为“西湖先生”，与杨适、杜醇、王致、王说合称“四明庆历五先生”。楼钥的父亲楼璩名不见经传，却有三个儿子(楼愕、楼鏞、楼钥)均为进士，是了不起的父亲。楼钥撰南山寺碑记，我猜想还是与其祖父归葬于故乡南山有关。只是八百多年过去，南山寺已然中兴，楼郁墓却已埋无可寻。

告别南山塔时，忽有一想法冒出：此巍峨石塔之石源自何处？若是就地取材，那民间传说的南山石宕始于唐宋也就是空口白话了。只是今存塔为清嘉庆十二年重修，不知唐时是否为石塔。

从山顶往下走半圈山路，见一斑驳沧桑的石亭，这就是与南山塔同建的塔碑亭，石柱上的对联“文笔一枝凌霄汉，穹碑千古耀南山”，是对这座斯文之山的诠释。清代举人、萧王庙人孙事伦诗曰：“瑞峰云重时寻药，古峡流清坐挽纶。唐史不知高格在，忍令千载怅沉沦。”说的是唐代诗人、进士孙邕隐居南山的事。孙邕在南山，却不见有咏南山诗，这应该归之于诗稿散佚，他在《全唐诗》中也仅有三首半诗入选，分别是《古意(二首)》《哭方玄英先

生》和散句“仁宦类商贾，终日常东西”。南山还是唐司勋员外郎阮说和南宋绍兴五年进士、“平湖先生”赵敦临的归葬地，但遗迹皆已烟消云散。

诗文比人，也比某些风物更长久，历代文人墨客笔下的南山，是心灵、精神之光在山水上的映射，他们对南山的不少吟咏还留在方志文献中。楼钥还为南山广莫轩(已堙)作诗曰：“广莫乘风隘九州，乱山无数点平畴。一千里外在吾目，三十年来无此游。地下天高俱历历，鸢飞鱼跃两悠悠。昌黎费尽南山句，旷远还能似此不？”其祖父灵魂所系的南山，在楼钥心目中比韩愈费尽笔墨抒写的南山(即“商山四皓”曾隐居的终南山)更令人神往。又有南宋奉化进士家族“舒半朝”领军人物舒璘“鹤伴老僧归夕照，山留行客驻霜枫”、元代硕儒任士林“山形浮菡萏，塔势拥芙蓉”、明代诗人宋琰“岚锁梵王宫，悠然积翠中”、明末奉化知县胡梦琴“他日岘山留旧迹，龙蟠岭外草萋萋”等佳句。走在南山道上，记起先人诗句，如同与南山上的一阵和风、一阵林涛、一阵花语相遇，满是愉悦和感慨。一些风物虽逝，但文字的存在隐含了风物的存在，给我们以故园的慰藉。

下山时，友人驾车在南山寺旁等候，不想一行人说说笑笑走岔了道。半小时后，我们已在山下，友人却还在山上。在已有智能导航的当下，等和被等会如此错过，那南山那些风物的错过、远逝就更不足为奇了。匆匆写下以上文字，聊作对南山已逝或将逝风物的纪念和致敬。

# 在溪口的水边散步

江幼红

沿着剡溪，从武岭公园往沙堤方向散步。这一段风光极美。倒也不是说有多么奇特惊艳，而是一种妥帖的舒适感：步道与水之间，除了护栏还隔着道斜坡。坡上东一丛西一丛的芦苇撑起了这片湿地的高度，芦苇周边簇拥着小灌木、藤蔓以及各种草，各种各样的鸟类在芦苇中做窝，植物的果实和种子成了它们丰盛的粮仓，故而个个长得肥美。在春天里，这些草中间还会冒出水芹、马兰、荠菜、艾草，则是人类的爱物了。

这个季节的剡溪内敛而温和，它收束着缓缓流淌，水鸭子们便放心大胆地在它的怀抱里玩闹嬉戏，一会儿表演“铁掌水上漂”，一会儿一头扎进水里许久没动静，忽然间在几米外的地方现出踪迹。临水的芦苇本来就斜着的枝条被狩猎的鸟儿压得更低，这些鸟无论是长得干练的还是憨态可掬的，都有锐利的眼神，能在瞬间分辨出水纹中的异样，一击得手。

溪水的另一侧还是缓缓的斜坡，坡顶是古道，也是堤坝。越过这道堤坝是纵横的阡陌和百衲衣服不规则的田亩。再过去一点，赤泥岭古道上两排笔直的水杉为这片田园锁了边。更远处的村庄，和连绵的山、变幻万千的天空压缩在一起成了它们的背景。偶尔会有炊烟在这里升起，还有静坐如塑像的垂钓者，踽踽独行的农人……

我与这一片算是新识，却有旧交的亲切。一半大概源于我父亲有一位好友的家就在离这里不远处的溪边。年少的时候，我曾经在这里住过好几次，印象最深的就是打开房子的大门，就看到温柔地沿着山脚流淌的溪水。哪怕再恶劣的天气，水都是那么的清，蓼花、水芹顺坡长，有些伸入水中，和不知名的水草们一起摇曳着。不少城市的水系容易出“水气”，路过有一股很腥的味道，但这里的水边十分清新好闻。也许是这样，人们靠水吃水，家家屋前有金属制的打气筒一样的压水的机器。边上放着一个桶，压水前要先进一勺水进筒，然后上下压动手柄，听到一声打嗝样的声音时，水就出来了，清亮得像少女的眼

波。喝上一口，是甜的。

还有一半原因，大概是这条溪实在太有名，丝丝缕缕的主动被动接受的信息太多。在它的波纹里，我看到九曲剡源裹挟着数不清的文人墨客、隐士达人的行踪与文字滚滚而来，雪窦山巅浸润着千百年的佛光禅韵、高僧大德的吟唱和哲思乘飞瀑倾泻而下，它们调和融汇，时而沉静时而激越地越过武岭山、溪南山的夹口——给这个地方留下溪口的美名之后，冲出萧王庙壮大成剡江，最终抵达方桥村北，成为奉化江的主流继续奔腾着入海。这一条水路上，曾繁忙地穿梭着竹排、乌山船和各种船只。它们来来往往运送交换着本土和来自远方的货物，也迎来送往出门走世界的溪口人和闻名前来溪口的外来客。时光太厚，史书太薄，被记录的人和事都如雷贯耳，与溪口的故事有各自的精彩。我在其中记取了两个有趣的人：一个是叫雪舟的日本僧人，把雪窦的山水描摹进了他的《四季山水图》；一个是叫约翰·汤姆逊的苏格兰摄影家，他行走在这条水路边，留下了生动的影像，还写了一篇游记《雪谷》记录了这次难忘的旅行。

在一次散步中，我发现芦苇丛里有两个隔水相望的龙形雕塑。有人告诉我，这是早先剡溪竹排漂流终点站的标志。这么一说，就想起往昔文昌阁下、憩水桥前，确实是有竹排的。剡溪的水在这一段特别的平缓，竹篙轻轻一划，载客的竹排便悠悠地在水上行，船夫带溪口音的普通话不轻不重，刚刚能让一竹排的人听清水路两边风景掌故的介绍，跳下竹排不远就随着水纹消散。春秋佳日，坐竹排的人坐在竹排上看两岸如画风景，岸上的人看着三三两两摇曳水中的竹排亦是一行行移动的风景。这道风景其实并不久远，但记得那两个龙头是终点站标志的人已经不多了。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没有记录，不再提起，慢慢地，就被遗忘了。而我们，又能为这些终将要被遗忘的事情做些什么样的微薄的努力，使它停留得久一点，再久一点？

迎面一片带着城里人口音的声浪打断了我浅薄的思考。是一群户外活动爱好者，挑了一片开得最好的花树安桌放椅，举行一场春宴……

# 与草为邻

虞燕

我家屋子周边，绿意盎然，除了母亲种植的蔬果，多种杂草也来可劲地凑热闹，酢浆草、蒲公英、艾草、宝盖草、野豌豆、车前草、狗尾草、野陌草、马鞭草、红辣蓼、苘草……当然还有颇不受待见的瓦楞草和革命草。

小时候对这些“草邻居”熟视无睹，出门即可采、可玩、踩它们几脚还能坚强挺立，拔除了又会长出来，哪会珍惜呢？不珍惜它们，却又肆无忌惮地利用它们，如，吃酢浆草的叶子，嚼一片在嘴里，滋味酸酸的，嚼完一片再一片，反正多得是；蒲公英一旦开花，便逃不出我们小孩的手掌心，摘了吹，吹完摘，直到那一片蒲公英变得光秃秃为止；野陌草和宝盖草开花都异常好看，野陌草花宝蓝色，宝盖草花紫红色，女孩子总忍不住采一朵插于头发上，我把两种花合在一起，养在装了清水的罐头瓶里；狗尾草编小玩意儿，挠人痒痒；苘草长得有辨识度，它从茎顶或叶腋伸出纤细的花茎，花茎顶端再开出伞形花序，我经常有事没事地摇动苘草，它的花序一颤一颤，甚是好玩。所有的草都可以在玩过家家时充当菜肴，随便拔来几种，这个游戏就不至于太寒酸了……我童年里的每一天，都是有草陪伴的。

那些屋前屋后的杂草，在大人眼里跟在小孩子眼里，价值与用途是完全不同的，大人更多会从实用性出发。母亲挖蒲公英、车前草、马鞭草等用来做药，它们大多有清热解暑、祛痰、利尿等功效，不仅鲜食，还可晒干了藏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她警告我们，此类草不可胡乱拔，都是好东西。母亲教我和弟弟认草，一起割艾草、荠菜、马兰头，娘仁把自家屋边的割光了，就拎上竹篮去

别处。做这个事儿，姐弟俩非常乐意，因为艾草可以做青团，荠菜和马兰头炒年糕可香了，孩童时代，吃食的诱惑最无法抗拒。

屋檐边有几株红辣蓼，茎上立起分枝，夏末开花，嫣红的小花密密麻麻挤成一串，形成胖乎乎的花穗垂下头，饱满俏丽，风姿优美，看看就让人心情好。那时不懂怜香惜玉，爱扯下花穗把玩，觉得花穗就像电视里狐狸精的尾巴。母亲说红辣蓼可以解蛇毒，还能酿酒，我很惊讶，这草长得好看就算了，居然还有那么厉害的功能。有一回，村里一位婶子来我家串门，一眼瞧上了辣蓼，想拿去做酒曲。她向母亲要了塑料袋和剪刀，毫不客气地剪了一个又一个，我舍不得了，开始撒泼，再不让剪了，总算保住了三四个花穗。

瓦楞草是什么时候长出来的呢？大概是在一两场大雨过后吧，它们从瓦缝里，从瓦片的破损处，悄悄钻了出来，纤细却又坚韧，仿佛屋顶长了头发。我喜欢瓦楞草，虽够不着，遥遥望着都觉得可爱。有时候躺在床上，想想头顶上方也有一片草，这种感觉挺奇妙。然大人们似乎都不欢迎瓦楞草，总会想方设法拔除，大概他们认为，屋顶长了草，看着有破败之相吧。

母亲对革命草深恶痛绝，这种水陆两栖的植物根系极其发达，生出新根的速度令人咋舌，更能反反复复长出幼芽，它的生命力实在太顽强了，耐寒耐旱耐高温。

据说猪吃了革命草，拉出的粪便倒在地里，粪便里还会探出革命草的脑袋来。总之，只要哪里有一段小小的革命草，一转眼，它就能占领一大片地方。

要感谢童年的那些“草邻居”，让我拥有过“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的诗意生活。



绿肥红瘦

韩晓霞 摄

# 怀念奉化布龙的艺术之魂

董荣华

今年2月18日，奉化布龙入选杭州亚运会、亚残会开闭幕式暖场节目资源库。获此消息，兴奋不已，抚今思昔，追根溯源，为奉化布龙传承发展作出特别贡献的“龙伯伯”陈世雄的音容笑貌顿时浮现在我的眼前。他是一位执着弘扬奉化布龙文化的普通农民，更是奉化布龙“非遗”瑰宝的艺术之魂。

陈世雄，男，1913年生，今年刚好是他诞辰110周年。他是尚田条宅村人，1958年成为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我与他相识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而我当时刚好是尚田文化工作的负责人，正着手整理编写奉化布龙的资料。

对于奉化布龙的相关资料，在当时的奉化来说是一片空白，所以对我来说是一头雾水，一筹莫展，无从下手。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决定从条宅村这个“根据地”入手，骑着自行车，只身来到这个村子。后来结识了被村民称为“龙伯伯”的陈世雄。当时他已是年届古稀之人，但看上去仍很精神，待人和蔼可亲且很健谈。就这样，我依靠这位奉化布龙的“活地图”和“活字典”，逐步进入“角色”，与陈世雄和村里其他老舞龙队员一起，回忆、探索和创

新，努力把奉化布龙的资料收集好，整理编写成册。

陈世雄自幼爱好舞龙，13岁开始就与村里的青少年一起舞动草龙。17岁开始舞布龙，18岁投师著名的民间龙舞艺人陈阿满先生。经过多年苦练，他已成为当地的舞龙高手。他从14岁开始学做木匠，学会了自制布龙龙头、龙节、龙棒以及龙体上的其他道具。

陈世雄思路敏捷，记忆力强。1943年，刚满30岁的他，组织了一支条宅舞龙队到堰、柏坑、万竹等山村表演，苦练舞龙技艺。1946年正月十三“上灯日”那天，奉化商会在当时的大桥镇沙滩街举办了一场有108条布龙参加的全县舞龙大赛。在龙头手陈世雄的带领下，条宅村舞龙队员在村里苦练了三昼夜，练出了在板凳上跳龙的硬功夫。以优异的成绩，夺得一面标有“活灵活现”四个大字的锦旗。从此，条宅村舞龙队名扬全县。

新中国成立后，奉化民间舞龙活动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提高。1955年2月，条宅村舞龙队首次走出奉化，应邀赴杭州表演。同年3月，陈世雄带领条宅村舞龙队，赴京参加全国农业业余音乐舞蹈会演(当年的《人民画报》刊登了条宅村舞龙队的表演剧照)。同年4月4日，他们在北京为中央领导演出，受到热烈鼓掌好评。1958年，因陈世

雄继承创新发展奉化布龙艺术成绩显著，被中国舞协吸收为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

据陈世雄叙述，奉化布龙的龙身长短可以分为9节、12节、18节、24节等。其中，12节龙在龙节前预先装置可以点燃的红烛，在夜间起舞时，像一条翻动的蛟龙凌空飞舞。9节龙由于节数适中，舞动起来最为矫健灵活，很受观众欢迎。

条宅村是奉化9节龙中的佼佼者。陈世雄创造的奉化布龙舞蹈的风格特征，经过提炼，归纳为两句话，即“人紧龙也圆”和“龙飞人亦舞”。所谓“人紧龙也圆”，指的是龙体的形象。布龙舞得圆不圆，是衡量布龙，特别是9节龙舞蹈技巧水平的主要标准。龙舞得越圆，说明技巧越高，如果舞得不圆，就像一条“瘦龙”。如“快跳龙”这个动作，每跳一次，整条龙在演员脚下依次越过，龙犹一条“活的圆圈”，不断翻滚着，越快越圆越美。至于“龙飞人亦舞”的全套动作更是奉化布龙的又一显著特色。9节龙中，24个动作套路有15个是舞龙者的舞蹈动作。如“搁脚龙”，双数的舞龙者单脚跪地，单数的舞龙者一脚搁在双数的膝盖上而舞龙。“背摇龙”的套路除龙头手外，全体横躺在地上，用弓背摇动的力量舞动龙身。“游龙跳”是龙在舞动时，人依次在龙身上跳跃而过等，这些舞龙队员的舞蹈

动作都在龙的流动中进行，加上舞动时速度快，动作衔接递进十分紧凑，舞动时龙身迎风，“呼呼”有声，整个龙舞动变得“猛”，舞得龙身“活”又“圆”，形态又“神”，只见得龙在飞腾，人也在翻腾，令人目不暇接，惊叹不已。

在我编写资料的那些日子里，除了为我提供详尽的口述资料外，陈世雄还在村里培植了三支舞龙队。一支是以陈国华为龙头手的青年舞龙队，一支是以陈行国为龙头手的青少年舞龙队，还有一支是以本村小学高年级学生为主的少年舞龙队，让奉化布龙的民间艺术得以不断传承和发展。正是因为村里有了青年和青少年两支舞龙队，才使《双龙戏珠》这个节目，在杭州全省调演中荣获了优秀奖。

在陈世雄的支持下，经过相继五六年的努力，我终于完成了奉化布龙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编写任务。在1990年出版的144万字数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浙江卷)中，奉化布龙资料占了宝贵的一席之地。

虽然我后来调离了文化工作岗位，但还是不断听到奉化布龙得奖的佳音。尤其使我高兴的是，1996年奉化市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布龙)之乡和2006年奉化布龙被列入全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喜悦。